

七 场 豫 剧



# 小白鞋说媒

36.617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七 场 豫 剧

小 白 鞋 说 媒

（根据范乃仲评书《山猫嘴说媒》改编）

徐德先 苗 青

责任编辑 韩光玉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林县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.25印张 43千字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0,9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370 定价0.19元

时 间 一九八〇年初。

地 点 豫东农村。

人 物

吴有福 男，五十三岁，桃花营社员。

吴二宝 男，二十六岁，吴有福的儿子。

银 屏 女，十三、四岁，吴有福的女儿。

张大山 男，五十岁，桃花营生产队长，共产党员。

大山婶 女，五十岁，张大山之妻。

老庆爷 男，七十岁，桃花营社员。

小 豹 男，三十岁，桃花营社员，外号“报话机”。

四 喜 男，二十四岁，桃花营社员。

刘翠花 女，四十八岁，金银阁社员，外号“小白鞋”。

凤 娟 女，二十五岁，刘翠花的女儿。

马 英 女，三十多岁，某公社民政助理员。

男女青年若干。

## 第一场 喜讯不喜

时 间 初春。

地 点 桃花营村头田野。

〔布景：远望黄河大堤蜿蜒延伸，堤上桃红柳绿，堤洼麦苗青青。台左有一小桥可通村庄，台右接连田野，台中有古槐一棵，嫩芽初露。树下有石条，供人歇息。〕

〔幕启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，男女社员喜气洋洋，来往过场。〕

〔老庆爷担猪娃与男青年甲牵牛分上。〕

男 甲 爷爷！看，我买的这头牛咋样？

老庆爷 （放下挑子端详一番）啥价？

男 甲 （比手势）这个整，这个零。

老庆爷 中！有限力！回去先给它饮点麸子水，我到集上把这窝猪娃卖了，顺便再买点小件农具来。（欲下）

男 甲 哎哎，爷爷！别忘了再捎个喷雾器，咱包的那三十棵桃树生虫了。

〔张大山上。〕

老庆爷 嘿嘿，忘不了。

〔二人分下。〕

张大山 （望着喜气洋洋的社员，情不自禁地）好啊，实在的好啊！

（唱）新政策带来了新变化，

男女老少乐哈哈。

当队长再不愁天天喊得喉咙哑，

催人催工磨碎牙。

至如今群情振奋干劲大，

一人干活能顶仨。

倘若是三年前把这“新令”下，

桃花营早已是早逢春雨，枯木发芽，由穷变富，锦上添花。

〔幕后鞭声炸响，男青年乙赶马车上。〕

张大山 铁蛋，跟谁搁的犋？

男 乙 跟俺喜荣嫂子。

张大山 中！有你这个小把式，保准翻不了车。

男 乙 队长，往后干活再不让你掂着个榔头敲烂钟了。

张大山 是吆！这叫做生产责任到了户，家家有干部，地里有了活，拴也拴不住喽！哈哈哈……

男 乙 驾！（得意地甩个响鞭，赶马车下。）

〔银屏跑上。〕

银 屏 （喊）大山叔——

张大山 银屏，你爹今儿个干啥活哩？

银 屏 嗨，还不是在家盖瓦屋。

（唱）这几天俺爹他心无二用，

为盖房忙得他手脚不停。  
急盼着俺二宝哥早把亲定，  
想儿媳想得发了疯。  
我劝他下地来劳动，  
他吹胡子瞪眼怒冲冲。  
骂我年小不懂事，  
再敢多言把嘴拧。

张大山 哈哈，你爹真成了个儿媳妇迷啦！银屏，走，咱先去干活，抽空我再跟他谈谈。

〔二人欲下，见四喜无精打彩，扶着铁锹走上。

张大山 哟，四喜，又有心思了不是？

四喜 大山叔，你不想想，咱桃花营已经是叫花子吹响器——穷鸣（名）在外，全村的十几个光棍儿连对象都找不上，唉——你说说，这还有啥干头哩！

张大山 唔？……

银屏 噢，原来四喜哥是在想媳妇哩，嘻嘻嘻嘻！

四喜 去你的！你二宝哥还不是跟我一样，庙前的旗杆——光棍儿一条。

银屏 呸呸，真不害羞！俺二宝哥啥时候也不象你那样，整天光棍光棍的挂在嘴上。（学四喜）“哎，谁能给咱说个媳妇不？不挑不拣，瞎子瘸子都中！”

四喜 死妮子，出我的洋相，看我不拧烂你的嘴！（追打银屏，被张大山拦住）

张大山 四喜，来，坐下。听大叔我说几句。

(唱)桃花营光棍汉实在不少，  
一提起这件事我心似火烧。  
十年前咱这里初展新貌，  
平地里卷过来一场狂飙。  
生产不能搞，  
整日闹嘈嘈，  
今天割“尾巴”，  
明天把“根”刨，  
折腾得社员们七伤五瘳。  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人人欢笑，  
桃花营破天荒不吃统销。  
至如今党中央看透咱心窍，  
颁布了新政策，走上致富路一条。  
再看看咱村青年吴二宝，  
新形势鼓舞他热情更高。  
创家业带头培育千斤稻，  
勤学习苦钻研嫁接水蜜桃。  
我劝你学二宝立志创业莫动摇，  
前进路上挺起胸膛直起腰。  
只要咱齐心栽好梧桐树，  
我的大侄子呀，  
何愁不唱“凤还巢”。

〔小豹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边喊边跑上。在田间劳动的社员闻声赶来。

小 豹 大山叔，报告您个好——好消息，好消息！

张大山 啥事，看把你给喜的？

四 喜 报话机，又有啥重要新闻啦？

众 快说呀！

小 豹 那好，您听着！

（唱）供销社我去买化肥，

过了河滩上大堤。

桃林里站着人两个，

热热合合话投机。

又是说，又是比，

要多亲密有多亲密。

众 （哗然）嘻嘻！这算啥好消息！

小 豹 哎哎，往下听，往下听！

（唱）我仔细看——

这边本是吴二宝，

在那边站一个，

又不胖，又不瘦，

又不高，又不低，

不胖、不瘦、不高、不低，

花不溜丢的大闺女。

众 （欢喜地）那准是谈恋爱哩！

张大山 嘿，想不到二宝这孩子还有这一手哩。

四 喜 报话机，你说这事是真的？

小 豹 啥话，推你我是这个。（比小拇指）

〔众欢腾雀跃，银屏跑下。〕

四 喜 好啊，这些年来大闺女找桃花营的小伙子谈恋爱还真是头一回哩。

张大山 不。叫我看呀，这才是个开头。

四 喜 开头？

张大山 可不是吆，如今实行了新政策，咱算是插上金翅膀。用不了两三年准叫那些大闺女争着往咱这里嫁，对不，四喜？

四 喜 嘻嘻，对，对！

张大山 不过话又说回来啦，你呀，以后也得抖起精神，动动脑子，想法儿钻研钻研。你看人家二宝，又搞良种培育，又搞桃树嫁接，象这样的小伙子还愁找不上个好对象？

四 喜 别管啦，我一定向二宝哥学习。

小 豹 （发现二宝）大山叔，你看二宝回来了！（向内喊）二宝兄弟——

〔吴二宝手拿一束桃花大步走上，被众人围了起来。〕

四 喜 二宝哥，快说谈恋爱是啥滋味儿？

男 甲 你握她的手了没有？

吴二宝 （莫名其妙）这是从哪儿说起呀？

小 豹 二宝兄弟，别保密了，快介绍介绍经验吧！

四 喜 对，对，介绍介绍。

吴二宝 这到底是咋回事呀？

小 豹 咋，还不认帐？我侦察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在公社北边的大堤上，桃林里，你和那个姑娘谈得可热火啦！

吴二宝 （忽然明白地）呀！豹哥你闹错了！

〔银屏领吴有福从人群中挤出，他满脸带笑，依次热情地让众人吸烟，由于极度兴奋，竟将烟误递给二宝，引得哄堂大笑。

吴二宝 （哭笑不得）爹，……

吴有福 （见是二宝，更加激动地）二宝，我的好乖乖。

（唱）这真是喜讯临门天睁眼，

去掉了吴有福心头一块砖。

盼儿媳盼得我肝肠断，

吃肉不香吃糖不甜。

想不到你小子早有主见，

找了一个女天仙。

（神经似地）哈哈……俺二宝可不打光棍啦！哈哈……

银 屏 真是个儿媳妇迷！

张大山 二宝，当着你爹的面，就把这事给大伙儿说说吧！

吴二宝 大山叔，爹，您别听豹哥瞎说，根本就没这事。

吴有福 （心头一震）啥？没这事？

吴二宝 爹！

（唱）咱种的水蜜桃受人称赞，

齐夸它个大肉肥味道鲜。

去公社参加会交流经验，  
老书记他叫我登台发言。  
我把咱选苗、嫁接、剪枝、传粉讲说一遍，  
惊动了金银阁的赵凤娟。  
散会后她约我具体指点，  
因此上俺二人同进桃园。  
为工作同志间正常会面，  
这与那男女情毫不相干。

吴有福 二宝乖乖，你真的不是在谈恋爱？

吴二宝 （指手中的桃花大声地）我是在向她介绍异花授粉的经验！

吴有福 （对小豹）小豹呀小豹……你……唉！闹了半天是狗咬尿泡——空喜一场。

〔吴有福十分沮丧，手里的香烟撒落一地，众人各自露出不同的表情。〕

——幕落

## 第二场 再传佳音

时 间 前场数日后。

〔二幕前。〕

〔刘翠花上。〕

刘翠花 （唱）小喜鹊不住的叫喳喳，  
来了我金银阁的刘翠花。  
遭不幸短命的丈夫把世下，  
撇下俺孤女寡母度生涯。  
锄不扛，锄不拿，  
吃的香来喝的辣，  
腰里不缺零钱花，  
全凭着三寸巧舌一张嘴，  
小日子过得真得法。  
俺二十七学会这个买卖，  
今年已经四十八，——

（夹白）哼哼，谁不知道我“小白鞋”。

论说媒俺可算个老行家。  
谁料想如今政策有变化，  
责任制落实到各家。  
死妮子硬拉我去把地下，

没进地边就觉得腰酸腿麻。  
喜只喜有人来给我捎话，  
桃花营的吴有福是个好茬，  
为儿子娶媳妇肯掏大价，  
又该我小白鞋红运来发。  
清早起我假装有了病，  
凤娟她卫生室里给我把药拿。  
她前脚出门把药取，  
我后脚偷偷离开家。  
去吴家打个花胡哨，  
先弄几个零钱花。

〔凤娟追上。〕

凤 娟 娘，娘，你不是说有病了吗？

刘翠花 嘻嘻，要说有病呀也有点儿，出去散散心就好了。

凤 娟 娘，你别再出去给人家说媒了。

刘翠花 咋着？你没听说吗，现在城里都成立那个婚姻介绍所啦，娘说媒也是为人民服务吆！

凤 娟 娘！

（唱）娘呀娘你不能再去瞎捣鼓，  
让人家捣咱的脊梁骨。  
你骗罢了张三骗李四，  
摧罢老周诓老吴。  
只因你坑骗人家王新富，  
刚刚写罢悔过书。

似这样丢人现眼脸不顾，

我的娘呀娘，

叫凤娟如何把门出？

刘翠花 （唱）死妮子张口就知揭短处，

哪壶不开你掂哪壶。

俗话说活人难免犯错误，

常站河边哪能不失足？

为娘我有时虽然吃点苦，

还不是为你添幸福。

凤 娟 娘，如今咱包了四亩地，我又和小燕、二菊包了二百棵桃树，这些收入足够咱娘俩吃的用的了。……

刘翠花 嘿嘿，指望你那点收入，还不够老娘吸烟的钱哩，凤娟呀，你没想想，自你爹死后，我一个妇道人家靠啥拉扯你这么大，还不是靠娘这一张嘴。

凤 娟 娘，你——

刘翠花 咋，你还想管我？当初你爹在世的时候问他敢管我不敢？

凤 娟 娘，你说的这是啥话？

刘翠花 啥话？实一话！（扬长而下）

凤 娟 唉！

（唱）为劝她快把嘴磨破，

我说鸡来她说鹅。

千说万劝扭不过，

遇上这样的糊涂娘——

我该如何？（叹气下）

〔二幕启：吴有福的院子里。三间新瓦房，水泥地板玻璃窗，台左高门楼，两侧连院墙，屋后垂青柳，院中桃花红。

〔吴有福戴老花镜坐在小凳子上缝补衣裳。

吴有福 （唱）我是白天愁来夜里也愁，

愁的我五十三岁白了头。

俺二宝今年已是二十六，

终身大事还没定轴。

儿打光棍爹难受，

心里惭愧脸上羞。

眼前说亲真讲究，

难得就象夺荆州。

先看家底厚不厚，

有没有瓦屋院墙大门楼。

“三转一响”都得有，

亲朋里可有那脸朝外的人物头？

光彩礼要起来没个够，

那媒人还要把油水抽。

为了俺二宝的婚姻事，

我省吃俭用几春秋。

一月省上粮一斗，

一年四季少吃油。

只要二宝成亲有了后，

我情愿赔上这把老骨头。

〔大山婶捧一双新鞋上。〕

大山婶 有福哥，你看，我又给二宝做双鞋，待会儿孩子回来，穿上看合脚不合脚？

吴有福 （十分感激地）他大山婶，这叫我说啥好呢？自从二宝他娘去世以后，十多年来，你一直象他亲娘一样的看待孩子，这该如何报答您呀！

大山婶 有福哥！

（唱）有福哥再莫这样讲，

给孩子做双鞋理所应当。

等二宝找上一个好对象，

到老来，

我叫他给我煎药熬汤。

吴有福 唉！可是啥时候能给孩子娶上媳妇啊！

大山婶 有福哥，不用发愁，就凭咱二宝那人品，那本事，还愁姑娘不找上门来。

吴有福 唉，难哪，难哪！

〔小豹推自行车急上。〕

小豹 大叔，大叔！有人给二宝兄弟提媒来了。

吴有福 （见是小豹，烦上加烦）去去去，我没工夫听你瞎扯。

小豹 咋？你不相信，我走了。（欲下）

大山婶 小豹呀，你大叔心里烦躁，你快说，是谁给二宝提媒来了？

小 豹 就是金银阁的刘翠花，外号叫“小白鞋”的那个娘们儿。

吴有福 （若有所思地）啊，小白鞋？

小 豹 在媒人行里她可是电灯照到墙旮旯里——明（名）角！

吴有福 （靠近小豹）豹儿，你是听谁说的？

小 豹 （故意地）去去去，我没工夫跟你瞎扯！

大山婶 哎呀，小豹，你别再跟你大叔开玩笑啦。

吴有福 对，快说吧，快说吧！

小 豹 那好，您听着！（故作姿态，干咳两声，然后象说评书似的）今个儿上午，吃过早饭，我骑上车子往二姨家去送棉籽，刚刚走到东南响河大桥上，只见迎面来了一个妇女，大约四十七、八岁的年纪，头上别的是曲纹亮卡，脑后挽一个珍珠倒卷帘，三折三扣的发髻。上穿黑色平绒夹袄，下穿银灰色罩裤，脚上穿一双白力士牌的小球鞋……

大山婶  
吴有福 别絮叨啦，快往下说，快往下说。

小 豹 （喘了口气）好。这时她和我打了个照面之后，随即问道：（学刘翠花之声调）“喂！同志，去桃花营是走这条路吗？”我说：“不错，正是走这条路。你去桃花营有啥事？”“我是金银阁的刘翠花，想给那村的吴二宝提个媒。”我一听，二话没回，嗖——将车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回来给大